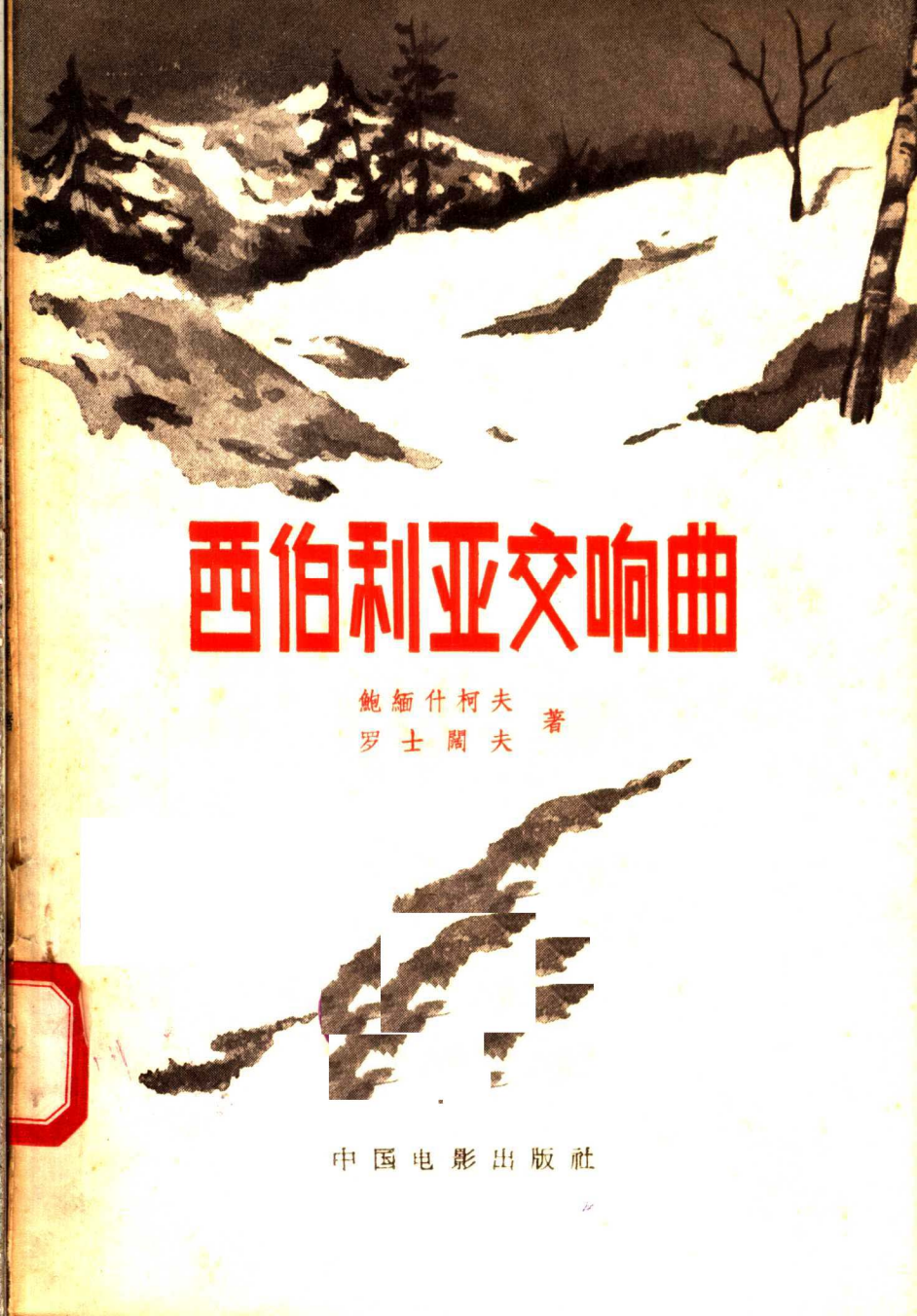




西伯利亚交响曲

鮑 緬 什 柯 夫 著
罗 士 闊 夫

中国电影出版社

西伯利亞交響曲

E·鮑緬什柯夫 著
(苏联) H·罗士閣夫
尤敬孟瑩 譯

西伯利亞交響曲

(蘇聯) E·鮑羅廷柯夫 著
H·羅士闊夫
尤 敬 孟 瑩 譯

*

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會館寺1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4 • 插頁 1, 字數 94,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230 冊 定價 (7) 0.38 元

統一書號: 10061·70

Е. Помещиков Н. Рожков

СКАЗАНИЕ О ЗЕМЛЕ СИБИРСКОЙ

Избранные сцена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но 5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1.

内 容 提 要

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音乐学校的高材生，天才的钢琴家巴拉肖夫为了保卫祖国而英勇地走上前线，在战争中他的一只手负了伤，因此不能够继续弹奏。战后他回到莫斯科，看到自己所爱的同学娜塔莎已成为出色的歌唱家，而他的另一同学，他的爱情竞争者，一个品质低劣的人，则已成为有名的钢琴家，而且和娜塔莎很接近。他在痛苦之余，跑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从事建设工作，他接近了工人，看到了歌曲所带给他们的欢乐，这激起了巴拉肖夫的创作热情，使他创造出歌颂祖国大地的美丽和它的人民的劳动的乐曲——一部伟大的西伯利亚交响曲。最后，巴拉肖夫也终于赢得了娜塔莎的爱情。

这个剧本表现了苏联艺术家与人民的关系。它通过鲜明生动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艺术家应当为人民服务，应当歌颂人民。



安德烈·巴拉肖夫在西伯利亞的一個小茶館里，在唱一首前綫流行的歌曲。

安德烈·巴拉肖夫意外地遇到了娜塔莎，但娜塔莎又要出國去了。





娜塔莎決定留了下來。她向同伴們說：“好，現在你們走吧！”

娜斯金卡和布尔馬克在愉快地交談着。



這是一座德國古城，在不久以前的戰爭中，這城市被破壞了將近一半。到處是一片寂靜。正是戒備森嚴的時刻。

面前呈現出市中心一些建築物的骨架。

在遠處郊區的什麼地方，升起了一顆照明彈。瞬息間，蒼白色的亮光照亮了尖頂的瓦房，俄特式的德國教堂和冒着煙的街區。

照明彈熄滅了。黑暗吞沒了剛才所見到的一切。

在沒有星星的天空的背景上，逐漸地又顯出丁字樑的輪廓，暴露在外面的樓梯台階，和很可笑地掛在缺角的牆壁上的涼台以及破碎了的招牌……

一所殘缺不全的大廈。

在最上面幾層樓的一個缺口處站着兩個人——戰士和中尉。他們警覺地注視着這座死寂的城市。從中尉安得烈·巴拉肖夫的臉上可以看出在不久以前，他還是很年輕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氣，帶笑地說：

“是春天了吧，皮里波丘克，啊？”

“是春天了，中尉同志。”皮里波丘克同意地說，但又懊喪地補充道：“想想看，咱們的小伙子們已經到了柏林，可咱們卻還呆在這個倒霉的柏萊斯拉烏……”

“沒關係，皮里波丘克，這已經是最後的幾聲槍響了。”

突然不知從什麼地方低低地傳來了西伯利亞民歌的歌聲：

在外貝加爾湖荒涼的草原，
人們在叢山中開採金礦，
流浪漢詛咒着自己的命運，
他掬着布袋蹣跚徬徨……

在這寂靜無人冒着青煙的街道上竟會有這種歌聲，真是令人奇怪。巴拉肖夫側耳傾听着。

“有人在唱歌！”

“您該睡了，中尉同志。馬上就要天亮了。”

“警惕點呀，可別聽入了神，皮里波丘克。今天的夜晚很不尋常。”

巴拉肖夫往樓下走去……

……他沿着破壞了的樓梯的台階走着……

……跨過亂七八糟的毀壞了的電梯電纜……

……通過架在破毀的房間的大裂口上的木板……

他在密密的森林中徜徉，
那里只有鳥兒在歌唱。
小鐵鍋在他的身旁叮噠地響着，
面包干與湯匙互相碰撞……

巴拉肖夫從機槍手旁走過去，他們已安頓在德國人的廚房里了。廚房里白色的瓷磚牆和放在攔板上的白色瓷壺出人意外地保存了下來，而笨重的煤氣爐卻被打得粉碎……

巴拉肖夫走過正在迫擊炮彈箱旁忙碌着的迫擊炮手……

……又走過了狙擊手的“鳥窠”——隱蔽所。

他繼續往下走去。

第一層樓的鐵梯通往地下室，歌聲正是從這兒傳出來的。

乐器店的倉庫——一个寬闊而又低矮的建築物。笨重的磚柱子。用三合土砌成的汽車入口處和運貨用的電梯。

順着牆很整齊地放着三角鋼琴，普通鋼琴，風琴，笨重的青銅豎琴。一部份樂器裝在做得很結實的木箱子里。另一部份樂器有的用蓆子裹着，有的則用防雨布做成的套子遮蓋着。

中尉巴拉肖夫的連隊隱蔽在這個奇怪地方的昏暗處。在房子深處有一群戰士圍着冒煙的火堆，坐在軍大衣上打盹。而在一個角落里，一盞不很亮的提燈的光焰顫動着，燈光照在一個年輕戰士的身上，他正在往自己的頭上纏着綑帶。圍在他旁邊的正是那些唱歌的人們。

領唱的人們是一些長着鬍子的老戰士，西伯利亞人，他們穿着在艱苦的戰役中磨破了的或被子彈打穿的棉衣。接唱第二部的是些較年輕的戰士，他們閉着眼睛，輕輕地搖擺着。有些戰士一邊把干糧揉碎放在鍋里或捲着紙煙，一邊唱出男高音的調子。

流浪漢走近了貝加爾湖畔，
搭上了那漁夫的小船，
他低低哼着悲沉的調子，
歌唱着自己的故鄉……

奇異的黑影慢慢地掠過三合土的牆壁，掠過戰士們那些疲勞但又嚴肅，同時，由於心愛的歌曲而閃閃發光的臉。

歌聲和諧地揚開去，突然……又配上了低低的鋼琴的和音。接着就變成了流暢的變奏曲。

戰士們都惊奇地回過頭來傾听着。

鋼琴的聲音先是伴奏着，慢慢地增強起來。現在它已經不是處在伴奏的地位了，而成為整個合唱的主調了，這是多么簡

洁、引人入胜，同时又是多么动人的旋律呀！

在睡覺的人們当中有几个人醒了，并微微抬起身子。

睡在角落里的女护士娜斯金卡也醒了。她那天真的，几乎是孩子般的圓臉上，还留着尚未睡醒的疲迹。她忽然惊异地坐了起来，用手揉了揉眼睛，看着彈鋼琴的人，同时帶着受惊的神色悄悄地對身旁的人耳語道：

“喲！是中尉同志！真是新鮮事兒！”

巴拉肖夫中尉坐在三角鋼琴旁的箱子上嫺熟地給歌唱者們伴奏着。他的指头熟練地彈出歌曲的音乐。另外一些士兵也跟着唱起来了。歌声愈来愈宏亮。鋼琴变换着旋律，自然而然地轉为雄偉的交响乐的主题了，而現在……

在中尉的四週，紧紧地圍上了他那一連的战士。娜斯金卡走到鋼琴最近的地方，屏住气站在那兒。

音乐！誰不知道它是能多么的感动人啊！

战士們的眼睛发着光，最初的驚訝变成了真誠的讚美。只是偶尔有个人，謹慎地用肘輕輕碰一下他身旁的人，附在他的耳朵上悄声地说：

“是咱們的呀，咱們的呀！哎喲喲！……”

娜斯金卡象着了魔似的看着自己的指揮官的双手。

这一双魔术般的手在琴鍵上飞舞着，有时輕輕地彈奏着琴鍵，有时发出有力的和弦、諧和响亮的和声、风暴般的旋律。仿佛已經不是一架鋼琴在演奏，而是整个大乐队在演奏。在音乐里好象小提琴彈奏起来了。忽而又响起了帶有号召性的喇叭声，繼而，长笛揚起了悲壮的曲調。但这并不是乐队在演奏，这仅仅是巴拉肖夫的一双手在三角鋼琴上彈奏着，这是一双受了伤的軍人的手。也正是这双手帶來了暴风雨般的、激昂的旋律。

音乐的旋律进入了高峰，当巴拉肖夫的双手有力地落在琴

鍵上的时候，在音乐声中突然掺进了一陣远射程炮的猛烈的轟隆声。

……曲射炮发出轟隆声之后，就在炮架上后座回去。

多层楼的建筑物倒塌在柏油路上。碎磚块和尘土在夜晚的街角上飞揚着。

一声爆炸。园石路的鵝卵石飞向空中，落在德国步兵黯淡发光的鋼盔上。

在燃燒着的街道上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傳來雄壯的“烏一拉”声。

巴拉肖夫的連队迅速地穿过了街道，冲入了一些房屋的入口處和裂口的地方。

由于手榴彈的爆炸，使三合土的樓梯間也震动了。

电梯被打坏了，轟隆隆地塌了下去。

为了夺取每一个樓梯的过道，每一个梯樓間，樓房的每一公尺，都得进行頑强，神速的搏斗……

巴拉肖夫中尉用肩撞开了一个房門。

……一幢住宅。浮华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环境，由于家具已堆了起来作为防禦物而被破坏了。

为了躲避一排短促的自动枪的子彈，巴拉肖夫迅速地臥倒在地上，并且就在那一瞬間向屋角擲出了一顆手榴彈。

响起了爆炸声。

巴拉肖夫跑过已损坏了的鋼琴，就和一个从壁炉后跳出来的身軀高大的希特勒匪徒拼起刺刀来。

战士們在消除这间房間的敌人。进行着激烈的白刃战。

巴拉肖夫把敌人摔倒在自己的身下，就用工兵的小錘子猛烈地向他打去。

西伯利亞人以不可阻擋之势冲进了缺口……

……巴拉肖夫已經在另一幢住宅里了。他的自动枪放出了一长排子彈，压倒了街道上战斗的轟隆声。

希特勒匪徒們笨重地倒下了。

但其中有一个人却还来得及擲出一顆燃燒彈。

轟隆声……灰尘……烟霧……

巴拉肖夫跌倒在地上。

寂靜。

战士们跳过了敌人的尸体，穿过火焰，消灭着所有的敌人，跑了过去。

最后一个跑进房間来的是护士娜斯金卡。她很快地四面張望着，在寻找伤员。忽然她大叫了一声，扑向巴拉肖夫。

“指揮官！……”

娜斯金卡用顫抖的手捧起了中尉的头，解开那盖滿灰尘的軍大衣和軍上衣的領子。

“活着，”她自語地說。“喔，还活着！”

她很快地打开了医药包，忽而悲哀地叫了一声：

“我的上帝！他的手，手！”

仿佛为了回答她的悲痛的声音，在寂靜中輕輕地响起了好象从远方傳来的，勉强可以辨別出来的鋼琴的曲調，听不太清楚的交响乐主題的重复。

娜斯金卡用尽全力来克制着自己，但眼泪还是制止不住地沿着她那孩子般的圓臉滾滾地流着。

二

……莫斯科。一个晴朗的冬天。

一个穿着沒有肩章的軍大衣的人走过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鉄門，他停下来站了一会兒，并仔細地看了一眼圓圓的山形牆

及大礼堂正面的柱子。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向左弯了过去，但是在通向音乐学院教室大楼的入口处时，又重新停了下来。

在一个很大的招贴牌上贴着海报。

在一張海报中写到即将举行的由全苏音乐竞赛会获奖者演出的音乐会，参加演出的音乐家有：歌唱家娜塔丽亚·玛丽尼娜，钢琴手鲍利斯·奥列尼契和乐队指挥谢尔盖·托馬庫洛夫。

穿軍大衣的人（就是安德烈·巴拉肖夫）注意地看着印在海报上三个得奖人的照片。

……冬天太阳的光线照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走廊的涂腊的细木地板上，反射出一片片的亮光。

安德烈蹑起脚尖在走廊里走着。

教室白色的门都紧紧地关闭着。从这些门里传出来宏亮的钢琴声，充满了深远而高大的走廊。有时，从远处别的几层楼传来竖琴和小提琴的琴声以及隐约可闻的声乐家的歌唱声。各种声音的交集，构成了奇妙的交响乐。音乐家有经验的耳朵，可以从这个交响乐中辨别出柴可夫斯基和萧邦。而且还有贝多芬，莫索尔斯基和格林卡。似乎这些伟大的音乐家都聚在那边——那些白色的门里面。

安德烈心里突然涌上了各种感情，这使他很惊愕，他于是停了下来。这音乐——他大学生时代的音乐，唤起了他多少的回忆啊！这白色的走廊，这些反射在细木地板上的一片片的阳光，这些有着擦得发亮的铜把的门，这一切是多么值得回忆啊！

安德烈走近了其中的一扇门。

黑色的牌子上写着：“B. C. 伊格宁教授的教室。”

安德烈小心地先打开了第一重门，然后再打开第二重挡风

的門。

……寬闊的教室。每一個牆角從天花板到地板都挂着一幅幅的各種顏色的隔音布。笨重的書桌和皮沙發在這間房裡似乎有點不相稱。

井排放着兩架三角鋼琴。一架鋼琴前邊坐着一個學生，另一架旁邊坐着伊格寧教授。

伊格寧是個高高的，冷冰冰的，輕易不用什麼手勢的老頭兒，穿着熨得很平的西服。他的鼻子上戴着夾鼻眼鏡、閃閃地發着光。他不時地用手指來整理他的硬領，很顯然，這條硬領在磨擦着他的脖子。

伊格寧（對學生）：“缺乏感情，親愛的朋友，缺乏感情。技巧方面還令人滿意，不過這樣是不行的。在你的面前（用手掌打着樂譜）是人的靈魂——是憤怒，是絕望，是思想的紛亂。可是您卻想用您那手指以很快的速度草率地把這一切都表達出來……您在音樂中殺害了人，我的朋友。您成了劊子手，親愛的……我彈給您看吧。（他開始彈起琴來）這裡是右手——要輕。從音樂裡好象在對您說：啊！宇宙是多麼美好啊！有松樹，太陽，微風，小鳥的歌唱聲和溪水的潺潺聲！……而接着左手加了進去。這音樂是慘淡的，被疑慮折磨着。隨之而來的是黑暗勢力，它愈來愈強，愈來愈頑固。這裡，在右面，太陽還在照耀着，但是黑暗，雷雨的風暴是更頑強了。現在右手也屈服了……一切融合為旋風，融合為人群驚慌狂亂的喊聲。（停止了彈琴）就是這個樣子，親愛的。您的手指已經掌握了樂譜，但應努力學會用心靈去掌握它。演奏鋼琴的藝術並不是幾個漂亮的經過句。（他模仿別人的作品順着整個鋼琴彈了一個漂亮的經過句）這是生命，思想，熱情……（加了些响亮的和聲）就這樣吧，親愛的，下次不要再這樣的到我這裡來復習功課了。

學生（難堪地）：再見，瓦基姆·謝爾蓋維奇……

伊格宁：再見，亲爱的……（沒有轉过身来）下一个！

巴拉肖夫走了进来。

伊格宁：（背朝着他坐着）喏，您彈什么曲子？

安得烈：您好，亲爱的瓦基姆·謝尔盖維奇。

伊格宁回过身来，去掉了夾鼻眼鏡。他的臉上突然哆嗦了一下，立刻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現在他已經变成一个和善而幸福的老人了。

伊格宁：安得留沙①？巴拉肖夫？是你？

安得烈：是我，瓦基姆·謝尔盖維奇。

伊格宁很快地走向安得烈，紧紧地拥抱他，把他紧紧地贴在自己胸前。

安得烈：瓦基姆·謝尔盖維奇，我亲爱的……

伊格宁（激动地）：喏——喏——喏！（走到一边去，掏出了手帕，重新又激动地走向安得烈）要知道，亲爱的，当你退回你的緩役証而去作战的时候，我曾經罵过你，但現在我承認，那时候我是不对的。（他的声音颤抖了一下）要明白，安得烈，我非常喜欢你。既然你回来了，那我就对你說一下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說过的話吧。我一向認為你將采是个大音乐家。嘖、嘖……別再多話了，言归正傳、开始工作吧。

安得烈：（很窘地）今天嗎？

伊格宁：是呀，就是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太多了。今年比賽会得第一名的是格里哥里·謝留諾維奇的学生。

安得烈：我知道，已經在海报上看到了。是鮑利亞②·奧列尼契？

伊格宁：是奧列尼契。你完全有可能取得这第一名的。到

① 安得留沙是安得烈的爱称。——譯者

② 鮑利亞是鮑里斯的爱称。——譯者

春天时，这第一名将会是你的。我相信你一直在练习？

安得烈（谨慎地）：前线——那不是教室，瓦基姆·谢尔盖维奇。

伊格宁：胡说。当安东·罗宾斯坦①手边没有乐器的時候，他就在桌子上和木板上练习。到钢琴前去吧。咱们从李斯特的曲子开始。看一看，你还记得些什么。

他打开了放在乐谱架上的乐谱。

安得烈（着急地）：瓦基姆·谢尔盖维奇，最好还是明天开始吧。我的手冷得有些麻木了。

沉默。

伊格宁把安得烈默然地、仔细地看了一会儿。

伊格宁：你听我说，安得烈。难道在长期中断之后你还不想扑到钢琴前去弹一阵吗？去弹一阵啊！……当我小的时候，有一次由于生腥红热，一个星期没有摸钢琴，当我病还没有好时，我就从床上爬下来去弹钢琴。一直弹到倒在地上为止。

安得烈（为难地）：还有一个情况，瓦基姆·谢尔盖维奇……

伊格宁（生气地）：任何情况我都不需要知道，不需要知道！誰在那里？

音乐学院的服务員納扎尔·菲里波维奇打开門走了进来。这是个頭髮灰白了的人，穿着制服，打着黑領結，他手里托着盘子。

納扎尔·菲里波维奇：是我，瓦基姆·谢尔盖维奇。您的早餐。

伊格宁（朝着巴拉肖夫点了一下头）：你看一看这是誰，納扎尔·菲里波维奇，还認得出来嗎？

① 安东·罗宾斯坦（1829—1894年）：俄国优秀的钢琴家。——譯者

納扎尔·菲里波維奇（注視了一會兒）：安得留申卡①！巴拉肖夫！（扑向安得烈，吻着他，然后走到一边去，喜悅地注視着他）天啊，这是他嗎？（仔細地看着他）不，这不是他。（又仔細地看了一次）不，是他！（重新又扑向他，擁抱他，吻他）謝天謝地他回來了。我們在这里，等啊，等啊，等啊！真是等够了！

伊格宁：納扎尔！

納扎尔·菲里波維奇：是啊，真是等够了！今年格里哥里·謝苗諾維奇的班跑到我們前面去了。

伊格宁：納扎尔·菲里波維奇，你去吧，別妨碍我們了。

納扎尔·菲里波維奇：馬上就走。格里哥里·謝苗諾維奇赶过我們了，跑到我們前面去了。

伊格宁（难为情地）：納扎尔！

納扎尔·菲里波維奇：他的学生奥列尼契取得了第一名。如果摸摸他的底的話，这个奥列尼契有些什么呢？！

伊格宁（皺起了眉）：納扎尔！

納扎尔·菲里波維奇：馬上就走。如果你摸摸他的底的話，有些什么呢！手指还灵活，指法也不錯，此外还有什么呢？啊？

伊格宁（忍不住了）：菲里波維奇！

納扎尔·菲里波維奇：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沒有了！这兒是彼得·伊里奇（指着柴可夫斯基的画像）——在他的面前我可不敢胡說八道。

伊格宁：菲里波維奇，你到底走不走啊！

納扎尔·菲里波維奇：我走，我走。馬上这里就沒有我了……

他在門后面消失了。

① 安得留申卡也是安得烈的爱称。——譯者